

# 《郿邬县》（一名：《大审》）

## 主要角色

刘瑾：副净  
 赵廉：老生  
 贾桂：丑  
 宋巧姣：旦  
 孙玉姣：旦  
 刘彪：净  
 刘媒婆：彩旦  
 刘公道：丑  
 傅朋：小生  
 宋国士：外  
 伯父：末

## 情节

宋巧姣痛未婚夫傅朋，遭不白之冤，适值太后驻法门寺，冒死叩阁。太后命刘瑾缉底查究。刘瑾即着郿邬县令赵廉，将案中各犯，限三日内解到，亲自审讯，案遂因之平反。杀刘彪、刘公道，念刘媒婆年老，从轻发落，仍交县令管束。傅朋复还指挥原职，以之定讞。宋巧姣、孙玉姣二女，太后即在寺中召见，传出懿旨，均赐于傅朋为妻，命刘瑾主婚，为之成婚礼。

## 注释

此剧即《法门寺》后本。

## 根据《戏考》第十六册整理

### 【第一场】

（傅朋、宋巧姣同上。）

傅朋	（西皮快板）	共同患难女豪杰， 监内许把鬼缘结。 秋风吹动竹帘挂， 金菊芙蓉一样花。
宋巧姣	（西皮快板）	宋氏巧姣才学大， 得意太尉动杀法。 奴有娥眉并书画， 水中明月镜中花。

（傅朋、宋巧姣同下。）

### 【第二场】

（二衙役同上，刘媒婆、刘公道、赵廉同上。）

刘媒婆	（西皮流水板）	畜牲胆比天还大， 为何起意将人杀。 绣鞋不用火焚化， 反道为娘做事差。
-----	---------	--

（刘彪上。）

刘彪	（西皮摇板）	有刘彪站大街哈哈大笑， 尊一声老娘亲细听根苗： 此一去见千岁儿的人头不要， 二十年儿又是好汉一条，还要耍刀！
----	--------	---

刘公道 (西皮摇板) 千差万查是吾差,  
不该打死宋家娃。  
先前事儿倒还小,  
如今弄成这么大。  
打板子, 夹棍夹,  
坐监牢, 又戴枷。  
割去头, 碗大疤痢,  
纵然打死也不走他!

二衙役 (同白) 禀太爷: 刘公道不走!  
赵廉 (白) 看板子打这奴才!  
二衙役 (同白) 不曾带来。  
赵廉 (白) 重打一百马鞭。  
刘公道 (白) 打死老子, 也不走了!  
二衙役 (同白) 打死他, 也不走了!  
赵廉 (白) 罢, 老爷的马, 与他骑了罢。  
二衙役 (同白) 老爷呢?  
赵廉 (白) 老爷步行就是了。  
哎呀, 奴才!

刘公道 (西皮流水板) 你当乡约常在衙,  
(白) 不差, 常在衙门里。  
赵廉 (西皮流水板) 难道不知这王法?  
刘公道 (白) 知法儿, 把法犯么!  
赵廉 (西皮流水板) 打人下井如玩耍,  
刘公道 (白) 吾是一时之错。  
赵廉 (西皮流水板) 难免钢刀将你杀。  
刘公道 (白) 后悔也是晚了。  
(赵廉、刘媒婆、刘彪同下。)

刘公道 (西皮流水板) 刘公道在马上珠泪双抛,  
也是吾前世里短把香烧。  
吾不该隐人头不去呈报,  
今日里犯王法性命难逃。  
孙家庄孙寡妇无有家教,  
生一女年二八名叫玉姣。  
她不该在门前迎风卖俏,  
小傅朋从此过玉镯失掉。  
刘媒婆诌绣鞋嘴尖舌巧,  
她不该将此事说与刘彪。  
傅公子与刘彪大街争吵,  
也是吾去解劝起下祸苗。  
孙家庄杀二命无人知晓,  
将人头丢吾家起祸不小。  
也怨吾一时间思想不到,  
因此才将人头井内去抛。  
宋兴儿在一旁俱已知道,  
可怕他孩子家嘴口不牢。  
因此才下毒手将他害了,  
可怜个小娃娃性命一条。  
假作了一张状反将他告,  
吾害他黑夜里盗物脱逃。  
郾邬县糊涂官得状准了,  
断给吾十两银人命案销。  
宋国士有一女名唤巧姣,  
法门寺告御状女中英豪。

千岁爷差校尉县令提到，  
刘媒婆对千岁细说根苗。  
郾邬县在一旁真魂吓掉，  
那一边喜坏了宋氏巧姣。  
千岁爷限三日人犯提到，  
倘若是少一名项上加刀。  
劝世人作经商俱要学好，  
吾已经良心丧无有下梢。  
回头来叫一声二位年高，  
吾与你素日里茶酒相交。  
你二人解绳索将吾放了，  
到来生变犬马报你恩劳。  
你二人不放吾胆儿真小，  
怎么样？

二衙役 (同白)  
刘公道 (西皮流水板)  
(刘公道、二衙役同下。)

## 【第三场】

(伯父、傅朋、孙玉姣同上。)

伯父 (唱) 一路行来常磕牙，  
谁人不道是葛瓜。  
已经不怕人唾骂，  
哪里还顾人笑话。  
傅朋 (西皮快板) 宋女年幼才学大，  
洗起雀角动旧牙。  
若得太尉开罪话，  
孙氏女好比墙外花。  
伯父 (白)  
(贾桂上。)

贾桂 (念)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若得真富贵，还是帝王家。

(衙役甲上。)  
衙役甲 (白) 郾邬县人役，与爷叩头。  
贾桂 (白) 有何事情？  
衙役甲 (白) 人马解到。特来投文。  
贾桂 (白) 你们是宋巧姣，替夫辩冤的那一案么？  
衙役甲 (白) 正是。  
贾桂 (白) 你们知县官，来了没有？  
衙役甲 (白) 还在后边。  
贾桂 (白) 你们哪里劳动的起咱家与你投文呢！  
衙役甲 (白) 郾邬县人役，二次投文。

(贾桂见银。)  
贾桂 (白) 这是怎么？  
衙役甲 (白) 孝敬公公茶食。  
贾桂 (白) 你倒是个聪明之人，待咱家与你投文进去。你们在白衣庵伺候，等知县到，即传。  
衙役甲 (白) 是。

(贾桂下。)  
衙役甲 (白) 我导你们到白衣庵去。  
孙玉姣 (念) 此府甚森严，官员放堂家。  
傅朋 (念) 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宋国士上。)  
宋国士 (念) 我儿丧溜沙，反当贼作拿。狠心刘公道，断送我根芽。

伯父 (白) 宋先生见礼了。

宋国士 (白) 有礼。

衙役甲 (白) 令婿与孙氏到了。

宋国士 (白) 可是傅公子么？

衙役甲 (白) 正是。

宋国士 (白) 今在何处？

傅朋 (白) 岳父拜谒。

宋国士 (白) 贤婿有礼。

孙玉姣 (白) 伯父万福。

宋国士 (白) 大姐也来了。

衙役甲 (白) 宋先生手执何物？

宋国士 (白) 告你老爷状子！

衙役甲 (白) 我家老爷申详，已将刘公道定了凌迟之罪，将公道产业，归于宋先生管业。

宋国士 (白) 你老爷，不该追我十两赃银。

衙役甲 (白) 在下作保，赔补百两如何？

傅朋 (白) 岳父，快头言之有理。且看刘公道不死，再告他不迟。

宋国士 (白) 就依贤婿。

衙役甲 (白) 将状子拿来吧！

宋国士 (白) 便宜了你家老爷！  
孙大姐到白衣庵，同小女在禅堂居住。我与贤婿在佛殿安身。

衙役甲 (白) 甚好。告辞。  
(念) 公子本县已开话，

伯父 (念) 专等太尉坐早衙。

傅朋 (念) 男女且归佛殿下，

孙玉姣 (念) 免得旁人耻笑咱。

衙役甲 (念) 傅公子不说此言罢，久后你们是一家。  
(衙役甲下。傅朋、孙玉姣、宋国士、伯父同下。赵廉上。)

赵廉 (念) 太尉朝中第一人，见他如同见圣君。身托重任押凶犯，口含谒舌申详文。  
(贾桂上。)

贾桂 (念) 朝事家事似海深，日日夜夜费辛勤。一般都是阉割了，何为臣子何为君！

赵廉 (白) 公公大人作揖。

贾桂 (白) 请了。咱家将你详文，奏与千岁，千岁喜你未违三日之限，将人犯都解到了。

赵廉 (白) 解到了。

贾桂 (白) 少等，我去请驾。

赵廉 (白) 仗庇公公大人！  
(赵廉下。贾桂下。四龙套、刘瑾、贾桂同上。)

刘瑾 (念) 细阅郿邬县，此事真奇闻。

贾桂 (白) 郿邬县知县进见。

四龙套 (同白) 郿邬县知县进见。  
(赵廉上。)

赵廉 (白) 郿邬县知县赵廉，参见千岁。

刘瑾 (白) 你那详文怎么办的？那事儿也做的明白。怎么无缘无故，把一员指挥官儿，收在监中，你还有什么理辩？你说！

赵廉 (白) 千岁息怒。千岁息怒。一宗无头人命，孙氏招出他来，叫臣不得不疑。  
(西皮快板) 孙氏把他赠玉镯，  
因此将他来捕捉。  
臣审口供有差错，  
行权不敢乱发落。

刘瑾 (笑) 哈哈！  
(白) 本尉与你对玩，看吓的这个样子！这详文做得好。也罢！  
内侍，与赵知县捡个座。

赵廉 (白) 千岁在此，哪有臣的坐处？

刘瑾 (白) 赐座当坐。

赵廉 (白) 谢恩!

刘瑾 (白) 宣傅朋进见。

四龙套 (同白) 傅朋进见。  
(傅朋上。)

傅朋 (白) 傅朋愿太尉千岁千千岁!

刘瑾 (白) 傅朋, 你是衣冠中人物, 何须赠玉镯, 调戏民女?

傅朋 (白) 臣是无心而遗, 孙氏是有意拾去。  
(西皮快板) 凶徒夤夜动干戈,  
竟从玉镯起风波。  
遍体排牙说不过,  
久待青天作定夺。

刘瑾 (白) 你既是个指挥, 何不上京, 早早就职?

傅朋 (白) 父制在身刚完满, 又被官司累身, 未能上京。

刘瑾 (白) 你且下边伺候。

傅朋 (白) 千岁!  
(傅朋下。)

刘瑾 (白) 传孙玉姣。

四龙套 (同白) 呔! 孙玉姣进见。  
(孙玉姣上。)

孙玉姣 (白) 犯女孙玉姣, 愿太尉千岁千千岁!

刘瑾 (白) 你用绣鞋去勾引傅朋, 为何又告他, 杀你娘舅娘母呢?

孙玉姣 (白) 犯女心中意中, 惟有一个傅朋。问官用起刑来, 因此无心说出他来。  
(西皮快板) 拾玉镯想起终身托,  
夜夜灯下问卜课。  
问官检验追问我,  
因此权应一声诺。

贾桂 (白) 启千岁: 太君老佛要见孙玉姣。

刘瑾 (白) 这倒是个有福的孩子, 引进后堂。  
(贾桂引孙玉姣同下。)

刘瑾 (白) 唤刘彪进来。

四龙套 (同白) 呔! 带犯人刘彪。  
(刘彪上。)

刘彪 (白) 犯人刘彪与千岁叩头。

刘瑾 (白) 你立杀二命, 你有个什么理辩别呢?

刘彪 (白) 小人原想捉奸, 不料酒后闯祸。  
(西皮摇板) 独居夜夜睡不着,

刘瑾 (白) 撤! 我把你这个王八羔子! 睡不着就想杀人么?

刘彪 (白) 唉, 千岁!  
(西皮快板) 一心要想结丝罗。  
一男一女同床卧,  
钢刀一举两个人头落。

刘瑾 (白) 你倒也杀得干净。一刀就杀了两个。  
赵廉, 这该问他个什么罪呢?

赵廉 (白) 但凭千岁。

刘瑾 (白) 这就便宜他了。  
武士, 将刘彪推出斩首。  
(四龙套同杀刘彪。)

刘瑾 (白) 唤刘公道进来。

四龙套 (同白) 呔! 带犯人刘公道。  
(刘公道上。)

刘公道 (白) 犯人刘公道, 与千岁叩头。

刘瑾 (白) 刘公道, 你藏匿人头不报, 又打死雇工下井。既当乡约, 难道你就不知王法么?

刘公道 (白) 不想小人知法又犯了法了!

刘瑾 (西皮摇板) 日听王法当乡约,  
(白) 撤! 老倭瓜的! 你日听王法当乡约, 就该把雇工打死井内反告他盗物逃走? 难道说还有理么?

刘公道 (西皮快板) 只为人头无下落。  
打死兴儿免后祸,  
天网恢恢跑也跑不脱。

刘瑾 (白) 赵廉, 这该问他个什么罪呢?

赵廉 (白) 千岁, 此人家有余业, 臣将他的产业断与宋门, 以赎诬告害命之罪, 将他定了凌迟。

刘瑾 (白) 有了年纪, 哪里搁得还住?  
武士推下去杀了!

(四龙套推刘公道同下。四龙套同上。)

刘瑾 (白) 唤刘婆子进来!

四龙套 (同白) 犯人刘媒婆来见。  
(刘媒婆上。)

刘媒婆 (白) 犯妇刘媒婆与千岁叩头!

刘瑾 (白) 你把孙氏绣鞋卖奸, 大伤风化。你也有理?

刘媒婆 (白) 千岁, 始初实与做媒, 希图花红。我儿搜出绣鞋, 只说他用火烧化。岂料有此大祸。  
(西皮快板) 希图花红当媒婆,  
谁想儿子又作恶。  
小事弄成天大祸,  
从今再不当媒婆。  
(白) 千岁, 你把犯妇放回, 从今以后, 再也不敢当媒婆了!

(西皮快板) 千岁你把我可怜,  
剩我一个守家园。  
从今不把闲事管,  
学诵真经学参禅。

刘瑾 (白) 赵廉!

赵廉 (白) 千岁!

刘瑾 (白) 刘婆子也不过希图花红, 也没什么大罪, 这该回本县发落才是。

赵廉 (白) 尽在千岁发落。

刘瑾 (白) 刘媒婆, 你回本县发落, 下去吧!

刘媒婆 (白) 谢过千岁!  
咳, 可够了, 我再也不敢拉皮条了!

(衙役甲扯刘媒婆同下。)

刘瑾 (白) 宋巧姣, 凶徒齐斩了, 你丈夫亦有了官了。

宋巧姣 (白) 谢千岁!

贾桂 (白) 太君老佛, 要见宋巧姣。

刘瑾 (白) 引进后堂。  
(贾桂、宋巧姣同下。贾桂上。)

贾桂 (白) 启千岁: 太君老佛, 吩咐下来, 孙、宋二女不分大小, 俱配傅朋为妻。

刘瑾 (白) 正合吾意。  
赵廉, 孙玉姣与傅朋为妻, 与宋巧姣不分大小, 这可也使得么?

赵廉 (白) 千岁明鉴!

刘瑾 (白) 赵廉, 你不该听信乡约刘公道之言, 将宋巧姣寄在监中, 反追她十两赃银, 错判此事。你该怎样发落呢?

赵廉 (白) 唉, 千岁!  
(唱) 告贼情盗物走臣才准下,  
也不得不查访暗把贼拿。  
刘公道生诡计鬼神不晓,  
尊千岁在宝座仔细详查。

刘瑾 (白) 也罢。依本尉将你罚了吧!

赵廉 (白) 尽在干岁。  
刘瑾 (白) 罚你二千两银子，权当为孙、宋二女的妆奁，你可愿意？  
赵廉 (白) 臣愿意。  
刘瑾 (白) 赵廉，这桩事赔了本了，青州府缺开，你到那厢上任，捞捞本钱去吧！  
赵廉 (白) 谢千岁天恩！  
咳呀，阿弥陀佛！  
(赵廉下。)  
刘瑾 (白) 内侍，取指挥官诰，金带一条，就此拜了花堂。  
(傅朋、宋巧姣、孙玉姣同上，同拜，同下。)  
刘瑾 (念) 金带指挥职不薄，二位夫人不为多。一对织女牛郎会，专等鹊桥渡银河。  
(刘瑾下。)  
(完)